

格·尼·古里也夫在表导演教員进修班排演记录

“ 远 方 ” (21—25)

中央戏剧学院表导演系资料组印

“ 远方 ” 排演 (21)

1957年6月13日下午

今天是第一次进行正式排演。专家进入课堂内首先問演員說：

“ 你們的台詞都熟了嗎？ ”

“ 沒有完全背熟 ” 苏民說：“ 現在有一个矛盾，如果要記台詞戏就有些干巴巴的，如果不严格的按着剧本来要求，却又象以前做小品一样了 ”

“ 不管怎么样，現在得向台詞过渡了 ”

“ 还有一个不明白的問題，剧本开头，珂留士科的电报是打出去的还是往回收报呢？ ”

“ 是往外发报的，因为珂留士科正在口述。 ”

意見談完后，就告訴演員开始了。幕拉开后，台上沒有动静，过了一会，珂留士科才唸电文。专家打断說：

“ 幕一拉开，你就正在唸电文。 ”

又从头开始，但演員（汪洗）在說台詞时，还掺杂一些即兴台詞。专家又中斷說：

“ 現在不能說剧本以外的話，必須严格的按照剧本的台詞进行。（演員表演时，又出現了停頓）行动不該从停頓开始，而从行动开始。幕一打开就要开始行动。否則，观众就觉得无聊了。 ”

汪洗在唸电文时，一口气就把它唸完了。

“ 你沒有給他（根納季）喘息的机会。当他跟不上你时，你可以再重复原有的話。但不能說剧本沒有的話。（电报发出后，演員又停頓了）你們为什么又斷了呢？你为什么和根納季說話？（汪洗說，因电报打多了，我想让他休息）当你想口述第二封电文时，发现了根納季有些疲劳的样子，因此，你才說“ 您去睡吧，該我接班了 ” 這句話。但在說之前，不要停頓

过长。

“根納季，打电报不能太快。另外，你的内心节奏是很紧急的，你是希望拍快一些，但在外部节奏上是有些缓慢的。”

电报打完后，汪沅用手推殷蔚林坐下。

“你不要用手推他，用你的语言影响他。唸完电文后不能坐下，坐下是不适合的。而根納季对他的话要有判断，随后再说“还不到七点……”这句话。

“你们俩这段，是剧本的铺题（过去有人曾译为“交待”，“介绍”——译者注），它给我们介绍了这两个人，在考虑别人的事儿比考虑自己的事儿要多。

“根納季在说‘发生了这么大的事件……’这句话时要让观众感觉到确实是个重大的事件，而你说的好象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事件。同时，你说这句话时的对象不是在工作，而是在看珂留士科，就在这一瞬间里，彼此都要感觉到发生了不平凡的事件。

“根納季打完电报后，珂留士科可以到窗戶那看一看，然后再说“管理員真了不得……”这句话，否则你讲这句话就是空的，没有内在形象。当电文唸完后，就可以松口气了，再擦擦汗。

“热妮亚在珂留士科的话没说完时就要喊爸爸。因为你是被他们吵醒的。醒过来后把窗子打开，擦擦眼睛，发现有一节专车，于是你很惊奇的想：专车为什么停在这儿了？然后，就急忙叫爸爸。但在叫爸爸时不能连续的叫，第一次叫没有人答应，又叫第二次，还没有人答应，再叫第三声珂留士科才听见而走过去。

“汪沅，你为什么说“管理員真了不得”这句话呢？”

“因为我们早上所受的这些折磨，主要是因为管理員摧的”

“对的，是他支使你东一头西一头的。但在说这句话时要有诙谐之意。

“珂留士科在回答热妮亚話时，在思想上要有怕她大声喧嚷的意图，因此，你在說“你吵什么”要在声調中表现出“制止她”的語气。那么，热妮亚此时即用招手要爸爸到你身边，然后再問“媽媽哪去了？……”等等一些話，因为你是非常需要你爸爸的，因此，你招手的动作要积极些。

“珂留士科回答热妮亚的話共有六小段：“車厢”、“专车”、“搞下”、“外輪坏了”、“軍长”、“你去睡觉”。有两个动作，第一：簡短的回答她。让她不要問了。第二：让她睡觉，代有关心之意。因此，說这两段話的語气也是不一样的，而你是以一个音調說的。”

※

※

※

課間休息以后，专家向全体演員說：“現在是最伤腦筋的事了，在小品練習时，你想怎样就怎样，而現在是戏里需要你怎样你就怎样。因此，演員的表演就不能有不必要的台詞，停頓和动作，总之，一切都要做的准确。希望你们把台詞背熟，台詞不熟就没办法表演了。”

专家說完后，就讓第二組演員上台表演。从一場到二場一直表演完，显然，专家是比較滿意的。下面从第三場开始：瑪卡罗夫从月台左侧上。专家打斷說：

“根据季下去后，珂留士科在月台旁来回踱过，此时，屋里电报机响，你馬上前去，这时，瑪卡罗夫再出来。

“冉傑，你是由于高兴而产生的微笑，这种笑不是无所謂的，而是一种不平凡的笑，你不单为此事件高兴，而还要有不尋常的反映。正是由这个事件，才引起你們一系列的变化，如：不能休息，弄的手忙脚乱了。

“热妮亚宣布自己的組織計劃时不要說的太快，一条一条的講清楚，然后你再告訴他們如何来安排。你在講計劃时不要笑，而要严肃的說，同时，在講的时候和你父亲爭論不夠：你認為是需要的，但你父亲就認為是不需要的。当你父亲說“让瑪卡罗夫講”时，你觉得非常可笑，認為向首长

报告当然是站长的事了。你在给珂留士科示范时说“——二，——二”要表现出军人的气派。

“你们在研究剧本时，一定要注意标点符号，因符号本身就说明了应该怎样说。”

意见提完后，演员将要表演，苏民向专家问道：

“剧本里的‘虽然这有点象送葬’，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这句话是热妮亚说错了，她把‘伐仗队’说成‘送葬队’了，当热妮亚意识到自己说错了时，她又及时的改过来了。

“对瑞卡罗夫来说是不愿意听热妮亚这番话的，你要使我们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压抑着你。之后，你再说‘格拉莎顾不到吃了’这句话。而热妮亚在说‘格拉莎就请他吃中饭’时要严肃些，不要象开玩笑似的。

“当瑞卡罗夫说出拉符连季要走的消息，要使珂留士科产生惊奇的感觉，心中暗想：‘真糟糕！’后来又想到：‘这个地方不适合他呆，他想当英雄，那就让他去吧’。此时，热妮亚又和父亲争论起来了，並反驳父亲说：‘他是一心想去莫斯科，想登报。’同时，对父亲向瑞卡罗夫妥协的态度表示不满。

“热妮亚说‘不然群众没有首长多丢人’这句话，这里边是含有玩笑的意思，你要把它表现出来。这首先演员要感觉到，否则，观众也就感觉不到了。因此，你讲这句话时，要非常果断，这样，幽默感也就出来了。

“热妮亚说‘把妈妈的熊皮拿来送礼’，这句话，你只是在背诵台词，而没有思想活动，你首先想好了，做出了决定，然后才说出来的。

“根纳季说‘我非常激动’，其意思是让热妮亚不要问话了，我现在回答不出来。

“弗拉斯出来第一句话‘辛苦了’，是对热妮亚说的，第二句话‘等首长’，是对瑞卡罗夫说的。说完后，你就走到瑞卡罗夫的身旁了。

“当弗拉斯說‘当你和君主同席进餐的时候……’为什么要笑呢？这是很严肃的事情，不是笑嘻嘻的。你现在是在教训他们。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你们白高兴。车厢里的人们不会给你们带来什么好的消息。这都是骗人的把戏。同时，你在說的时候，不是在求他，而是在教训他。

“热妮亚說‘神父又讲开了！’时，你是不愿意听她的話的，所以，你尽量离开她，而不該走近他。

“关于‘现在睇西拉哈的儿子耶稣的圣言’这句詞，是教堂里經书中的一段。它是半唸半唱的。你要把这段話的意思和你前边說的話結合起来。

“弗拉斯說話时不要生气，而是和热妮亚辯駁，你心里暗想：‘你这个毛孩子，我没当过神父，我是莫要勸教徒，你別搞錯了，真是的，你連这点常識都沒有。’”

在下課前，专家又对演員說：

“要求你們把今天排演的要在下边进行練習。表演不要有空白点，一切都要有邏輯順序，一切都應該合理，要以潜台詞把它充实起来。关于舞台調度你們暫不要考慮，等以后布景設計好了再考慮。但不管如何，动作緩是不可能變的了。”

翻譯 王 文
記錄整理 刘 波
校對 馮 霞

“远方”排演 (22)

1957年6月17日

戏排到珂留士科：“你好，老兄，伊万·瑞卡雷奇，是一件大事啊”
专家叫停住說：“剧本上‘你看，老兄’，根本没有你好”

演員又从头排到根納季說：“我非常激动。倒是为什么呢？”

专家打断地說：“你們的台詞还記不清楚，所以你們老想下面該說什么話了。珂留士科让根納季去睡覺还缺乏根据，那么演根納季的演員應該給对手一点理由：擦擦汗有点疲倦，你的确有点疲倦了差不多一夜沒有睡了，一直緊張地在这里发报，很累了，这样珂留士科叫你去睡就有理由了。打电报一段虽很好。但是珂留士科让热妮亚去睡覺就在那表演形象，表演不知道怎么办好，所以行动不可信，既不让他去睡，既不說服他去睡，又不拒絕作报告：要拒絕，肯定的說我不会，这就有了真正的行动，而你只是表現束手无策的样子。等你決定試一試以后，既然做了那就應該很認真，不是吞吞吐吐的，总表現自己犹豫而且身体还总搖摆着。珂留士科为什么从自己屋里来到热妮亚窗戶跟前呢？原来你是在你的窗戶阻止她不让他叫。可是她不懂，她还是不去睡，这样你才跟出来。热妮亚你爸爸叫你睡去，他把你的肩膀轉过，你要反抗，不反抗的行动就沒有意思。

从头又排起来当戏进行到：珂留士科說：是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专家打断的說：“上次跟你們說过：根納季說，我有点不想睡。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关于談到睡覺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是有区别的，是應該有停頓的，可是你們談的好象是一件事而不是兩件事。上次我們也說过，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表示这話还没有說完，潛台詞就是：我們还是繼續工作吧，另外珂留士科叫根納季去睡覺說話的声調應該自然一些，剛才你是用演員那种压低了的音調。

演員从头排到根納季說：“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又停下。专家：“給人的印象好象你們不知道怎么办，不理解你們在做什么，两个人的手总是毫无目的乱抓一气。还有两个人不能一起停頓，好象电报打完了两个人都疲倦了，两个人一起擦汗同时又都是那样慢，这样就把剛才緊張的节奏給破坏了，要求这里的停頓不能破坏那个緊張的节奏，那么应该怎样呢？电报打完了珂留士科可以拿着笔把剛才发过的电报刪了，或者去修改另一个电报的句字，如果要擦汗那应该一个快一点，一个可以慢一些”

演員把这段戏又重新来了一遍，当戏进行到該停頓的地方，珂留士科只用眼睛瞪着根納季的臉不說話。

专家說：“这是空洞的停頓，你看他的臉時間太长了，好象进行什么科学研究似的”

演員又做了一遍。

专家說：“根納季还没有擦汗，“你就先去睡吧”，这太早了，你这是形式主义的，說你太晚了你就早一点，你首先应该是接受根納季的动作，在他擦汗以前你要找一点什么事情做，比如：可以在自己本子上划什么等你看見他擦汗时，你就会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演員从头又做了一遍，这次珂留士科是很严肃对根納季說：你去睡吧，

专家說：“珂留士科不要那样严肃很随便，你是騙他，那就要推他走，不給他任何思考机会，不要給他看表看时间，可是你好象对待一个病得很厉害的高燒的病人似的，你的任务是叫他去睡覺，在这个时刻里不能叫他发觉你是在騙他。他不是一个发了高燒的人，可从你的声調里使我們感觉到，他燒的那么高度，一不休息就得死似的，好象是一个病得很厉害的根納季。这个地方应该就是这样：珂留士科沒有外交手腕，然而他又做出那个样子，正好一下子被根納季看出来。同志們要很准确的行动，那是很困难的，而你們只能做到相接近”

演員从头到尾又做了一遍，珂留士科悄悄的和根納季做到一个椅子上說：你去睡吧，到我接班的时候了，根納季这时追逐了珂留士科的眼光，珂留士科有点躲避他。这时根納季明白了說：“还不到六点鐘”，珂留士科有点不好意思的笑了，又接着往下进行，当演員說到：“这位管理員真了不得，电报象雪片似的打出去。”

专家打断的說：“你剛才說这段話的声調很平，从語气上好象是：多么讨厌的管理員給人带来了那么多的麻煩。”

戏又往下进行着，热妮亚从另一个窗戶出現了，她看見車廂，大声地叫，爸爸……爸爸……爸爸呀！

专家打断的說：“热妮亚，不要逼着叫，要叫一声停一下，听一听然后再叫，当你叫第二声的时候，你爸爸从窗口出現了，首先是他給你手勢，阻止你不要吵，然后你才用手勢叫他来”

演員接着专家的指示从头又来了一遍，当戏进行到：珂留士科說：車廂，热紐儿卡，专车等台詞的时候，总是說一句停一下再說下一句。

专家又打断的說：“这些停頓不是必要的，这些停頓給我們印象是你好象忘了台詞和台詞呢？（专家学剛才演員做的动作：說一句停一下，朝周圍望一望）苏联有一句成語：“你总是在找昨天，可昨天已經过去了，你怎样找也找不回来”，这句成語就是针对你这种情况說的”

专家叫演員从开幕起再来一遍，戏进行到珂留士科說：該我接班了根納季·米罗內齐

专家又打断：“你看，珂留士科抓住了你的手（指根納季的手），你就應該扭开一点去判断珂留士科，这时他不好意思了，然后你再說：站长是七点鐘接班，动作起来不要急，动作應該是不斷的，动作中間不要停頓，可你們却完全相反，动作急，动作中間老停頓”

演員从头又开始排练当珂留士科說：热紐儿卡！

专家又掉話說：“珂留士科要把話分成二个部份：一个是阻止热妮亚別吵，当你跑出去到她窗戶跟前叫她去睡这是第二个动作；热妮亚說：“媽媽在那儿？”要等一下不要太快，等珂留士科叫你睡覺的話說完你再問媽媽。珂留士科叫她睡覺，不要老是反复推女儿，推她一次就夠了，你要根据作者的要求来动作，可是刚才你的动作象一个小孩子那样的小气。你叫她去睡覺，要通过各种办法去說服她，可刚才你老象划火柴似的一下一下，同志們在舞台上不應該有沒有意識的手勢，舞台上任何一个举动都應該是有意識的。

演員又做了一遍，珂留士科一句一句慢慢的劝说热妮亚去睡，这时专家叫停下說：“你是那么平靜叫她去睡覺，实际上你應該很急，象你这样平靜，給我的感覺你們这场談話将要进行三个钟头左右。”

从头一直排到弗拉斯上场以前。

专家打断說：“珂留士科和热妮亚說：車廂。热紐儿卡，專車。速度节奏不能这样慢，每句話都許半个小时。当热妮亚叫珂留士科做报告，珂留士科光說話（背台詞）而不是行动，你是向她証明你不行，可你缺乏內在积极性”

演員从珂留士科和热妮亚演习向軍长报告排下来。

最后专家說：“当热妮亚从車廂上下來說：你来报告来呀；珂留士科向領袖敬禮，为什么不說話呢？你看又停又停頓。瑪卡累夫說到拉符連季还差走，热妮亚說：我看不慣。难道一个生气的人会直挺挺站那嗎？緊張的站那一動也不動。根納季刮完胡子上來站在那里也不動，你應該找些明确的行动，不要站那沒有事可做。珂留士科听說拉符連季还是要走，自己也不滿意，但是一瞬間又感覺到这样瑪卡累夫会更难过，自己又沒有办法，所以才說：“走就走吧”，把話岔开了。同志們五分鐘的戏排了一个半钟头，而且效果很少，休息一下吧”

休息后又换上了另一組演員，珂留士科是冉傑，熱妮亞是黃意璘，這一回專家在戲進行中沒有打斷。

戲走完了以後專家說：“沒有任何事件。給人的印象是：每天車站都是這樣，有快車從這經過，你們都是這樣忙着，激動着。當珂留士科和根納季談到了这么大的事情，這好象是對觀眾說的，你們對这么大的事沒有態度，沒有給人感覺到你們這裡發生了空前未有的大事。珂留士科剛才很嚴肅是很好的，珂留士科是很枯燥的，他沒有熱妮亞那樣熱情，他好象一個大姑娘似的，每天都是假帶孩子那一套組織工作，可是他有鮮明的積極的目的性，思想是嚴肅的。根納季刮完胡子出來那一段怎麼就那樣困難呢？劇本上不是寫的很清楚嗎？他說：我很激動。激動的要命；整個說來他的行動非常鮮明的”

演根納季的演員說：“不知道做什么好，站那又找不到理由？”

專家：“為什麼沒有理由，你也關心軍長什麼時候出來，你和熱妮亞一樣，同時，這個地方只有一秒鐘有什麼困難呢？”“熱妮亞和爸爸講自己的計劃的時候要積極，對你所要組織的事情應該很嚴肅又是鼓舞大家信心的，同時不是當你跑出來就什麼都想好了，而是一邊說還一邊去想，因此，台詞上面一句話的後面有一句點，就是說，講一句停一下想一想再說，熱妮亞說一切都想好了，那只是一個大概的計劃，怎樣做法還是一邊說一邊想起來，要在此時此地想，否則，就象背台詞。當瑪卡夏夫說：格拉莎顧不上吃飯了，熱妮亞對這事應該很感興趣。冉傑你的台詞記的不清楚，這妨礙你自己，也妨礙我不能糾正你表演上的問題，關於講到管理員這個小伙子真能干這一點你和汪洗走了極端，他是氣這個人，你却好象是：這個小伙子真不錯給我們找了很多事做，也不是象你這樣”

第三幕

戲進行到瑪特韋說：我對您說，坐下。珂留士科還是站那不動。

专家：“既然瑪特韦这样坚决要求你坐下那你就坐下吧，等到他交给你材料时你再站起来，因为这好象接受公事一样。”

戏排到柳芭上场又停下。

专家：“瑪特韦给他材料不一定要站起来，等到珂留士科說到：我們住在大森林里，是一些枯燥无味的小人物……你立刻站起来說錯車站站长同志，說這句話的时候要严肃，甚至拍拍桌子吓唬吓唬他，的确把他吓了一跳，而要使观众从你的一切感觉到你是和他开玩笑，当珂留士科說使我衷心地感激……。你可走到他面前拍拍他的肩膀表示没有什么，不过刚才确实是批評他。还有前边珂留士科說我代表錯車站的劳动群众……要把帽子立刻戴上敬礼，这一段談話結束了，珂留士科走了，走到車門口犹豫了一下，应该这样做（专家示范）你把門推开，結果你沒有走出去，而是在門的里面往門边走动了一下，想和軍长說什么沒有說又走出，这时軍长把你叫住，你剛才的行动不鮮明。当你說到还是你感化感化柳芭吧，这时柳芭进来了，珂留士科看她一进来你要开始表演，表演高兴，声音很严肃但是又要有幽默感，这样一来，柳芭一进来对你就发生怀疑了，柳芭看看丈夫，然后又看看軍长”

演員从头又开始排练了直到珂留士科說好极了我走了，四十一次列車就要开出站了跑下专家叫停下来。

专家：“珂留士科先把材料接过来，一边說話一边戴帽子急忙地又敬礼。珂留士科說，我代表錯車站的劳动群众……我們……瑪特韦不要做手势阻止他，而是故意地打断他說：什么时候掛車？珂留士科手里拿的指揮旗放到小桌子上。珂留士科說四十一号专 車 要开出了是故意想出来是找到自己逃走的理由。珂留士科跑出去了，把旗子忘掉了，先是軍长发现的旗子，柳芭从軍长手里接过来並叫住珂留士科交到他手。珂留士科当柳芭一进来你就演开戏了，当你說柳芭来拜望您啦，这时柳芭已走到珂留士科

眼前，用眼光逼住他，好象說你来干什么？这种問不是用話，而是用沉默。珂留士科一轉身碰到了柳芭这个眼光，已經明白了她在怀疑你，所以你沒有給她机会說話，就說四十一号車快开了抽机会逃跑，因此柳也敏感到他，剛才才是把不應該說的話說了”

戏从柳芭上場开始，柳芭一进来就走到珂留士科跟前。

专家：“你們做什么我不懂，看不懂，柳芭一进来要站到門口那先判斷，然后你走到他跟前你們的眼光相遇。珂留士科一碰到这个目光覺得不对，馬上故意找借口，好象跟柳芭解釋說：先不要和我說什么，我沒有時間，这以前你本来比比划划还想說下去，你是对柳芭和軍长两个人表演着”

从柳芭上場又来了一遍，稍微好一些，专家沒有打断戏接續下来了，当戏进行到柳芭說：热妮亚告訴我說你有病，专家叫停。

专家：“柳芭送给軍长的雞子以前先好好地看看他，好象默然地在說，“我第一次看見你这么好的人，而且是最后一次看見你，永远也見不着你了”，所以你努力想永远記住他的臉型。一定要記住剧本的台詞，你講完了我們一起遊过大森林以后，沒有訴亲愛的，这不对。在这以前剧本指示上标着柳芭（回头看，将通向站台的門掩上），为什么要把門关上呢？你想和他說說心里話，而且是小声的說，意思是：你是一个好人，真正的人，我們一起遊过大森林，潜台詞就是：你这样的人沒有权利死。你感情是很深沉也是很严肃的和他談，对着他看，好象暗示他，象你这种人是不應該死的，所以你才干涉他的事情，因为这不能說与你沒有关系，他所做的事正是大家的事，因此，你的音調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当你說到热妮亚告訴我說你有病，你知道这是一个秘密，你向他表示，我知道这是一个秘密我不会給你傳出去的，这以后是你說服他，莫斯科治不好他的病，他應該到热带去。这以后是提出关于搬搬金子的問題，柳芭說好狡猾，柳芭沒有到

到軍長會說出这样的话，所以柳芭默默的想，想办法拒絕軍長，而瑪特韦看出来她的犹豫所以說服她，柳芭說这句话不要笑，而是相反，想設法摆脱这个问题，而且瑪特韦說我們不狡猾不行啊，这句话是影响她的。”

戏又从珂留士科下柳芭和軍長两个人的戏开始直到弗拉斯上以前。

专家：“柳芭說：怎么，金子能到你手嗎？說这句话柳芭虽然意識到自己的理由沒有瑪特韦的理由充分，因为他是从社会利益和人类的共同利益提出来的，可你还是反对，因为你一生中都说：如：为社会这都是胡說，人都是为自己，你不愿意承认为社会，而且要改变自己的观点这是很难为情的，所以你不愿认错，她的性格就是这样，虽然知道自己錯了，就是不愿意承认錯。瑪特韦，当柳芭把金子給你，推到你的眼前，你不要把金子推回去，柳芭又不同意又推給你，这时你把手放到她的手上面，提出来叫她帮助格拉莎勒探金子。柳芭，珂留士科跑出去把指揮旗丢下，你叫住他的时候，要有象妻子对丈夫，而且是对一个老丢三丢四的口吻，口吻中意思是：老叫人家管你，这个傻瓜。柳芭，当你和瑪特韦談到相处和要分別这个瞬間里，你和他談話时内心是很严肃的，沉重的这是对的，但是在說出話时應該是愉快的，不要創造那悲哀的气氛。当你給他礼物的时候應該向他解釋：不必客气，收下吧，我們是好朋友，你的任务就是叫他不要拒絕。豹皮在苏联是非常貴重的，是有很高的价值的。瑪特韦，当你接过金子的时候，用一个手拿过来，这样一方面有重的感觉，这时你是很俏皮把金袋子頓了頓玩笑的說：很重啊！因为你已經知道了这件事。

翻譯 姜 雨

記錄 任庆和

校对 向 林

“远方”排演 (23)

1957年6月18日

排第三幕一、二場(自幕起始至弗拉斯上場止)。

瑪特韦——馮霞

珂留士科——汪洗

柳 芭——馬駿

专家对这两場戏进行了反复的排演。在反复的排演中,专家每次都由于演員未能理解角色的形象和不能真正地生活在剧中的規定情境之中,而打断演員們不正确的表演,指出演員的毛病和缺点,並为了能使演員能夠克服这些缺点而进一步的对角色进行了分析和进行了如下的启发与指示:

当瑪特韦把表揚材料交給珂留士科的时候,珂留士科不需要真驗表揚材料,来不及驗,也不太好意思驗,只溜了一眼就赶快說下边的話,然后,等到一个方便的地方——你覺得瑪特韦不注意你的时候,你再偷偷地看看这份使你激动的表揚材料,並且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你也仅只是看了材料上的头一句:你們錯車站上的工作,做得非常出色——你見到這句話就高兴了,于是你說:十分高兴!汪洗同志,你还要注意一下这个問題:当你知道瑪特韦給你的材料是一份表揚材料,而不是批評材料的时候,你这时很高兴,激动,甚或有点受寵若惊,但你在此处不能給我們表演惊惶不安和表演形象。

瑪特韦,当你把表揚材料交給珂留士科之后,你可以繼續刮你的胡子——你是故意給珂留士科留空子的:让他(珂留士科)高兴一下。在这时候,珂留士科,你就可以借此側过身子偷偷地看看表揚材料了。在瑪特韦給珂留士科留出空子,让他高兴一下的时候,瑪特韦一边刮胡子,一边也可以看看珂留士科——这种交流的最細微的線是很重要的,这种观察他的

交流的綫是非常、非常細的，但是不能斷。

在珂留士科看表揚材料的這一瞬間，還要注意一個問題：珂留士科很想看這份表揚他的材料，但是，你能不能當着瑪特韋的面就看呢？這合不合禮貌呢？瑪特韋發現了這個，並故意給了你一個看材料的机会，你才看的。而瑪特韋下邊問“什麼時候掛車？”實際這是加上的話。珂留士科此時心中是有些歉意地：我耽誤了你的時間。也就是說，這時珂留士科懂得了：我不該在這兒說這些話，你的話是“再過半小時”開車，而這句話的潛台詞却是：对不起，我又把您的話叉開了。

珂留士科在接到表揚材料時，不應同時表現出兩個“對象”來。如果象你剛才所表演的，就成了：瑪特韋是一個“對象”，材料又是你的一个“對象”。這不對。你應該是拿到材料馬上就看瑪特韋，你應該感謝他。

珂留士科，當你接到表揚材料之後，這使你很激動，你說“我衷心的感動”是代表你自己，但你馬上感到這樣說是不對的，於是糾正了自己的話：“我代表全體錯車站的同志們……”——這二者之間有潛台詞：我怎麼能這麼說呢，在這兒，你（指汪洗）為什麼會有過火表演呢？你不該表演激動。你之所以產生這個毛病，是因為你沒有具體的思想活動，故而也就沒有了潛台詞。如果你有了具體的思想活動就好了，這在我們搞內心獨白的時候講過，你應該把它用一用。

瑪特韋，當珂留士科下去時，你不要看他。而珂留士科這時是想走，又不想走，你動搖了：把柳芭發現金子的事告訴給瑪特韋，還是不告訴？珂留士科這時是，想說，又不想說，珂留士科這時看了瑪特韋一眼，而當你發現瑪特韋已經看見你了的時候，你又不敢說了，你走了。但當瑪特韋把你叫住，問你是不是有事的時候，你知道瑪特韋已經發現了你的心事，於是才決心把金子的事告訴給他。你應該看看門外有沒有人會聽見你的話，這之後，瑪特韋請你到桌邊來，讓你坐下，下邊一段話，你二人可以坐着

談。

珂留士科，当你把柳芭淘金子的事告訴給瑪特韦的时候，講得不好——和前边講話沒有区别，这不对。要知道，講金子的事是极大的秘密，而你却大声喊着講出来，这就不对了。你在这儿講出这种話，对你不是很方便的，你在講你妻子隐瞒金子不报的事——这不是件非常光彩的事——这对你來說，很不方便。

珂留士科，当你发现柳芭来时，你想走，並想掩飾自己：我什么也沒告訴給瑪特韦，于是你裝作看表，但你剛才看表时，沒真看。應該真看。实际上，在这儿珂留士科是不知道該怎么办了，所以才用看表来掩飾自己，你要做假戏：看表，以示：你看我多忙啊！因为你（珂留士科）看見柳芭的眼神了，而柳芭一上来，看見你之后，就怀疑你了，柳芭看了你一眼，意即：你在这儿干什么？是不是把金子的事都說出来了？同时，在你要走你給瑪特韦敬礼的时候，手举得不到家，你應該是举了一半，又覺得不太对勁儿，又放下了。

柳芭，当你发现丈夫把旗子忘在桌子上之后，你和他講話时，講得要粗暴些，但这不是毫无礼貌的无理取鬧；这种粗暴是对自己最熟悉的人，說話可以毫无顾忌的人才会有的那种“粗暴”。

当場上只剩下瑪特韦和柳芭时，柳芭要抑制自己的不愉快的心情。

当瑪特韦拿起金袋之后說“很重”时，应有潜台詞：这里装的是什么呢？同时，你看了她一眼，意即：哪来的？而此处的柳芭要說出这些話（关于自己私淘沙金事）是不太方便的，她含含糊糊地，不說吧，又想說。这种想說又不說的情况，在八、九岁的小孩子身上是很典型的。例如，大人問小孩：你是不是偷了我的眼鏡啦？小孩羞怯地：嗯，嗯……拿——了。又如，大人問小孩：“是你把我的东西弄坏的吧？”小孩：“嗯……嗯，只弄了……一下。”——柳芭此处对瑪特韦也應該是这样。